

黑龍江非遺傳承人李春 攜傳統技藝走進校園

桃李綻放冰城 黑陶古法回春

「學校是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最好的平台，培養孩子們的興趣，讓他們親身體驗製作過程，將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教育相融合，將會持續保持文化的生命力和傳統技藝的傳承與發展。」黑龍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黑陶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李春六年來堅守校園傳承，將習藝30餘年來繼承的傳統黑陶技藝遍播冰城（哈爾濱別稱），並攜哈爾濱劍橋學院成立了傳承基地和黑陶製作工作坊，冀望古老的黑陶藝術重現生機，在一代代年輕人手中繼續綻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哈爾濱報道

「拉坯的時候，大家注意我運用了兩個手法，一個是兩隻手相對往起提，還有一種是要根據坯子的厚薄用大拇指與內側手邊擠泥邊慢慢提。」李春在電動拉坯機上邊講解邊示範着。在劍橋學院的黑陶技藝課堂上，數十名來自藝術學院室內設計專業的學生正興致勃勃地圍着李春，認真地在筆記本上記下關鍵內容。

生於「黑陶之鄉」幼時迷上捏泥

「從我們共同設立傳承基地並開課以來，學生們非常喜歡這門傳統手工藝課程。」劍橋學院藝術學院院長董磊說，黑陶這一文化瑰寶區別於其他民間手工藝，具有很強的設計感，通體的黑色又極富現代感，我們設想把這種古典元素應用到現代家裝設計等科目中，用現代藝術的形式和美感進行再次詮釋。

現年55歲的國家一級工藝美術雕刻師李春，出生於素有「中國黑陶之鄉」美譽的黑龍江省綏化市綏化縣。「我出生的村子裡就有好幾個盆窯，差不多人人會製陶。」李春說，小時候看人製陶，自己覺得有趣，就拿點泥巴跟着捏，不知不覺就入迷了。他切身體會到，孩童時期對文化和技藝的認識對一個人未來的愛好和發展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為了完成傳承黑陶技藝的使命，自2012年起，李春便帶着材料去各所學校「推銷」自己。「當時全靠一己之力，一家家學校跑，吃過很多閉門羹，也一度灰心過，但我已經認識到讓非遺走進校園對推動傳統文化的傳承意義十分重要，所以從沒想過放棄，咬牙也要堅持下去！」

過程繁成功難「學到家」者寥寥

「製作黑陶其實是比較複雜的過程，工序多，每個環節要點繁雜，成功率還比較低。」李春說，這門手藝需要勤勤，更不斷實踐積累。通常而言，從開始學到成功完成作品至少要一年，他表示，有很多愛好者因有日常工作而難以一心撲在黑陶製作上，真正把手藝「學到家」的人幾乎沒有。

「但是在學校不一樣，學生在校四年，有足夠多的時間培養興趣和熟練掌握製陶技藝，同時社會負擔小，可以循序漸進把基本功打牢。」李春設想，隨着學生的畢業，不管他們未來是否會專門從事黑陶製作，這門手藝都將一直伴隨他們，並影響他們身邊的人。

李春說，隨着全社會對文化傳承的認識不斷加深，以及相關部門和學校的支持，僅2018年上半年，他就累計在哈爾濱市各大中小學校授課達90餘次。「黑陶製作課程深受孩子們的喜愛，學校的支持力度也越來越大，我的信心也更足了，這條路一定會堅持走下去！」



课堂上，李春一邊示範一邊為學生講解製陶技藝。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攝

多年來，李春的陶藝課程備受孩子們喜愛。受訪者供圖



李春正在為陶器拉坯塑形。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千 攝

逾二十道工序 十窯方磨一「件」

「製陶是一個非常複雜又細緻的過程，從原料至燒出成品，任何一道工序稍有疏忽，都會有引起缺陷甚至報廢的可能。」李春說，往往一個不小心很多功夫就前功盡棄了。

李春點着手指數數製陶工序：「先把選好的泥土按比例澆上一定量的水，在攪拌過程中不斷調整水和土的適合度，取出一定量的泥鋪在陰涼的場地上光腳踩拌，讓泥變得柔軟，還要把裡面的小疙瘩踩碎或挑出，僅踩泥就要經過三次共九次小橫、縱、斜反覆踩踏，再像揉麵一樣揉泥，並分成大小不等的泥塊備用。」

「然後就是拉坯造型，成型後放在太陽下晾曬表層水分，再放置到無風處自然陰乾，這個過程一般需要一到兩周，有的作品泥坯較厚則需近一個月才能自然乾透。再進行修型、打光、繪畫或者雕刻，包括陰雕、陽雕、浮雕、鏤空等手法，再進窯燒製，前前後後細分大概有二十多道工序。而在燒製的過程中溫度、火候、升溫速度的掌控也是最難的，一旦掌握不好前期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製陶就是一個精益求精的過程，可謂十窯磨一「件」，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磨着耐心，不斷在失敗中提升自己，也更令人感到這門手藝的傳承不易。」李春對此無比感慨。



製陶前需用腳將泥料踩勻，使之與水充分融合。受訪者供圖



「燻煙滲碳」法製作黑陶需精準把握火候。受訪者供圖

沿用「燻煙滲碳」 成品漆黑如墨

初見李春是在黑龍江省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工藝大賽上，當時他與妻子在一架需兩人配合運轉的人力坯車前再現着傳統製陶方式，一時吸睛無數。只見，在兩個木製圓盤上連着一條寬寬的橡皮帶。李春的妻子在一側的圓盤邊握住手柄不斷搖動，李春則在另一側的圓盤上進行拉坯製作。

李春表示，隨着時代變遷，這種古老的拉坯設備已逐漸被電動拉坯機所取代。而燒窯方式的變化也很大，現代燒窯法如氣窯和電窯等因

均由電腦控制，溫度精準，已成行業主流，但他仍堅持着古老的「燻煙滲碳」法。

「黑陶最大的藝術特點主要在於它通體黑色，古樸典雅、大氣莊重。而黑色的產生就來源於「燻煙滲碳」的燒製方法。」李春介紹，「燻煙滲碳」最重要的是溫度控制和窯變時間。燒製到一定時間後，需將窯洞完全封閉，使窯內爐火與空氣完全隔絕，燻煙過程中會產生濃重的黑色煙氣，經過10個小時，煙氣中的碳分子慢慢滲入陶坯，如此製得的陶器漆黑如墨、色澤光亮。

冰桶熱潮退 漸忘漸凍人

港患者嘆支援不足 月花萬元吊命家庭負擔大

早前物理學大師霍金與《海綿寶寶》作者希倫伯格離世，兩人皆是漸凍人症（MND）患者，令這罕見疾病再惹關注。隨着冰桶籌款挑戰熱潮過去，香港漸凍人症患者的困境漸被遺忘，有末期患者指港府支援不足，只能靠病人組織補貼購買電動輪椅及聘用外傭等開支；就連外傭假期回鄉，患者需入住暫託院舍，亦要等近半年至最後一刻始獲收留。病人組織促請港府增加津貼及政府暫託宿位名額，不應將支援患者的責任交由病人組織自行承擔。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曾任九巴維修員的64歲李先生，4年前患上俗稱漸凍人症的運動神經元病（MND）後暴瘦，四肢僅右手能勉強提起，要長期臥床借助呼吸機維生。李日起居要全靠外傭照顧，其太太與兩名女兒需打工分擔生活開支。

最近外傭約滿需告假回鄉1個月，雖然李在半年前已申請不同政府資助的暫託院舍暫住，但遭不少院舍拒諸門外，幾經辛苦找到兩間合共收留廿多天，但還餘4天沒着落，幸他上月到醫院覆診時，駐院心理學家得悉其憂慮，安排入住醫院。

租呼吸機靠團體補貼

李坦言，確診患上此症後，心情低落，常徹夜難眠。除了病患困擾外，沉重生活開支更令他難捱。漸凍人症無藥根治，病人多靠中藥補身，李每月針灸連中藥及營養奶等開支近1萬元（港幣，下同），兩部呼吸機月租數千元，每月電費3,000元，再加外傭費，扣除政府3,000多元傷殘津貼，以及關愛基金資助租用醫療儀器和消耗品共5,000元特別津貼，仍需月搵1萬元

開支，家人非常吃力。李批評港府支援不足，若非獲病人組織香港肌健協會補貼購買電動輪椅、租用呼吸機等，以及獲家人及教友扶持，「很難撐到現在！」他希望趁餘生呼籲當局投放更多資源，協助罕有病患者紓困。

病友盼港府資助聘外傭

同樣需要外傭照顧起居的49歲胡先生，於2011年患上漸凍人症，現靠肌健協會補貼外傭薪金，惟因中介公司沒做好培訓，先後換了兩名外傭，直至現任外傭才達要求。胡指外傭對病者非常重要，盼港府可資助病友聘外傭。香港肌健協會高級組織幹事蘇美英稱，不少漸凍人症患者因長期用呼吸機，須聘外傭貼身看顧，遇外傭請假或辭工，卻很難申請政府暫託宿位。她批評港府對病友支援不足，協會每年要資助病友租呼吸機、聘用外傭及購買電動輪椅等使費，「就是因為政府做不夠，要等我們這些病人組織幫政府承擔。」她希望港府可放寬津貼申請門檻，並盡早為罕見病定義，才能規劃適切的援助。



李先生最希望失夫可以多一些陪伴在旁。

平均壽命3年 藥仍在測試

香港政府遲遲未有為罕有病定義，目前香港肌健協會轄下約有50名漸凍人症病友。腦神經專科醫生袁孟豪表示，運動神經元病（MND）俗稱「漸凍人症」，為神經元不正常退化，神經線與肌肉有脫離跡象，肌肉萎縮及漸轉無力，除影響手腳活動、吞嚥及呼吸功能外，亦有機會出現呼吸失調，反覆引致肺炎，危及生命。

袁指，漸凍人症患者由確診計算，平均壽命約有3年，活上五六年甚至更久亦不為奇。絕大部分發病成因不明，但有5%涉及家族遺傳基因引致。漸凍人症迄今仍無藥可治，袁指有大型藥廠正研發新藥，但仍處第三期測試階段，現有藥劑僅能紓緩病情。



早年冰桶挑戰吸引不少市民參加。資料圖片

罕見病國際無統一定義

就漸凍人症患者的支援問題，香港社署發言人表示，漸凍人症及罕有病者可申請傷殘津貼，但需透過醫生就殘疾程度作評估。社署2014年推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並將兩個關愛基金援助項目，包括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及購買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恒常化，每月上限各2,500港元。2018年度共有269個案於該兩項目獲發津貼。香港食衛局發言人則指，國際間對常見疾病沒一致定義，在香港醫療政策下，公院病人均有同等機會接受治療。發言人指現用以治療漸凍人症的藥物治療仍在發展中，需累積更多科研和臨床數據。



李先生與太太結婚多年，恩愛非常。資料圖片



李先生發病後肌肉萎縮，手腳逐漸失去活動能力。

年撥300萬助病友 新籌善款年僅20萬

2014年一項別出生面、專為漸凍人症患者籌款的冰桶挑戰席捲全球，香港亦不例外掀起熱潮。本身是註冊社工的香港肌健協會高級組織幹事蘇美英稱，冰桶挑戰為協會籌得善款3,000萬（港幣，下同）讓該會有資源協助患者購買電動輪椅等必需品，紓緩患者家人的沉重經濟壓力，彌補政府不足。

蘇續稱，自2015起協會每年預算撥出300萬元供會員申請，至今累計約用去600萬元。不過自冰桶挑戰熱潮過後，該會每年僅籌到約20萬元善款，入不敷支。

蘇坦言善款在可見將來始終都會有用完的一天，長遠只希望將照顧患者的責任交回政府，讓病友可在社區有尊嚴地度過餘生，「病本身已好痛苦，如給多點支援，心情都會好過些，不會那麼難受！」



蘇美英促港府盡早為罕見病定義，為病友規劃適切的援助。